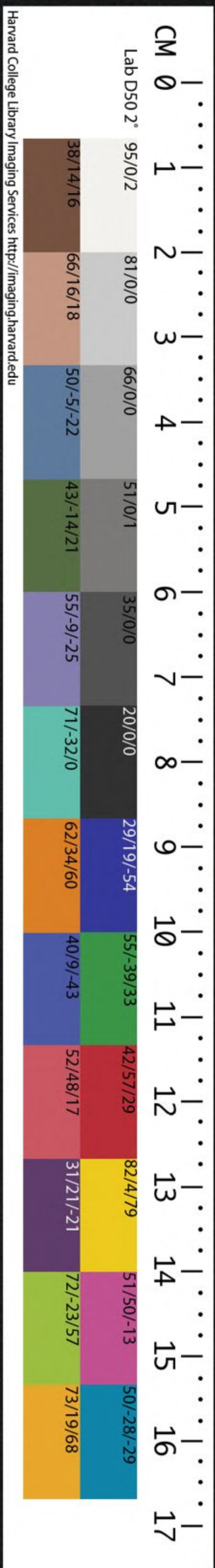


T2516/7928(10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105



卷之
武百十一

五代四

史緯卷二百十一

五代史六

列傳

雜傳

王師範、青州人。父敬武，爲平盧軍牙將。無棣人洪霸郎爲盜，齊棣間節度安師儒遣敬武擊破之。敬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鐸承制拜敬武節度使。敬武卒，師範立。尚幼，其棣州刺史張蟾叛。昭宗拜崔安潛爲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蟾迎安潛入棣州。師範遣其將盧洪攻蟾。洪反，襲青州。師範陽爲好辭，遣人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君共持之。」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若顧先人使不絕其祀君之惠也不然願賜死於先墓洪以師範無能爲不爲備師範使其僕劉鄩設伏明日洪來師範出迎入坐鄩斬之盡殺其兵急攻棣州破張蟾安潛奔歸京師昭宗拜師範節度使師範好儒學聚書至萬卷性孝謹于法無所私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之訴者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所敢亂乃抵舅罪母恚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以青州父母之邦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拜廷中或言不可荅曰吾敬先世且示子孫不忘本也梁太祖圍昭宗於鳳翔宦官韓全誨矯詔召諸鎮兵以擊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諸鎮所以藩扞

天子今天子危辱吾雖力不足當成敗以之遣劉鄩與其弟師魯分攻兗密諸州令張居厚以壯士二百爲輿夫伏兵輿中西馳梁軍稱青州使者聘梁欲劫殺太祖居厚至華州州將婁敬思疑其有異破輿視之居厚劫殺敬思攻城不克見執劉鄩取兗州師範潛兵入河南徐鄆諸州皆起兵攻梁梁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楊行密使王茂章以兵二萬合師範攻密州破之以張訓爲刺史還青州去城十五里而屯友寧攻博昌城陷屠之遂圍登州茂章不救以驕之城破友寧負勝攻別屯茂章度汴軍怠與師範合擊友寧於石樓斬其首全忠怒悉軍二十萬倍道至茂章閉營伺軍懈

史綱 卷一百一十一
毀壁出鬪，還與諸將飲訖，復戰。全忠望見，歎曰：「吾有將如是，天下不足平也。」退屯臨淄。茂章歛軍而南，使李處裕以五百人爲後拒。茂章解衣臥，處裕諄曰：「追至矣。」茂章曰：「吾與敵決死，處裕固請茂章乃去已，而追至。」處裕一軍皆覆。全忠見處裕欲釋之，瞋目大罵而死。張訓召諸將謀曰：「汴人至，師少，何以待之？」衆請焚城而去，訓不聽。乃封府藏，下縣門，密引兵去。汴軍見府庫完，德之不追。全忠復遣楊師厚攻師範，屯於臨胸。師範以兵迫之，師厚閉壘不出。遣人宣言曰：「梁兵糧絕，當還軍。」師範以爲然，遣師魯悉兵攻之。師厚不戰，師魯兵退，師厚追擊大敗之，遂傳其城。而梁別將劉重霸下棣州，師範乃

降，素服乘驢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表師範河陽節度使。太祖卽位，授右金吾衛上將軍，居於洛陽。太祖心欲誅之，未有所發。太祖諸子封王，宴於宮中，友寧妻泣曰：「陛下化家爲國，諸子皆得封，妾夫獨以戰死，奈何？」讐人猶在朝廷，太祖奮然戟手曰：「吾幾忘此賊。」遣人就洛陽族誅之。使者至，先掘坑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與其族飲，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况有罪乎？」然恐少長失序，下愧先人，酒半命以次起，就戮於坑所。聞者哀之。同光三年，贈太尉。茂章後歸梁，爲招討使卒。師範茂章同殺友寧師範族誅茂章病死幸也李罕之，項城人，力兼數人，少讀書不成，去爲僧，以其無賴，所

往皆不容，乃乞食酸棗市，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擲鉢於地，裂其衣去，爲盜黃巢起。曹濮罕之往依之，巢北渡江，罕之自歸於高駢。駢表爲光州刺史，秦宗權攻光州，罕之不能守，走項城，收其餘衆，依諸葛爽於河陽。爽降唐，拜東面招討使，以攻宗權。爽表罕之河南尹、東都留守，秦宗權遣孫儒攻河南，罕之西走澠池。儒燒宮闕，剽掠而去。諸葛爽死，其將劉經立。爽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任經。經慮罕之難制，攻之。罕之返擊，走經，追至汜水，經遣張言拒之。言與罕之合攻河陽，爲經所敗，退保懷州。孫儒陷洛陽，仲方奔於梁。梁兵擊走儒，罕之襲取河陽，言取河南，皆附於梁。罕之與言皆爽叛將，相與交臂。

爲盟誓，同休戚。罕之性苛暴，失士心，而言善治軍旅，教民積聚，罕之用兵，言常供給其乏。罕之求取無已，言不能輸。罕之笞其軍吏，言怒。罕之攻晉絳，言夜襲河陽，罕之奔晉。晉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助罕之攻言，言求救于梁。罕之敗歸，日鈔懷孟間啖人爲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攻破之，立柵其上，號曰李摩雲。時晉徇地山東，倚罕之爲扞蔽。李茂貞犯京師，克用至渭北，僖宗以克用爲都統，表罕之爲副。破王行瑜，加檢校太尉。罕之自以有功於晉，謂克用愛將，蓋寓曰：自吾脫身河陽，賴晉容我，未有以報之。今行老矣，若王見憐，與一小鎮，使休兵養疾，幸也。寓言之，克用克用不對。佗日，諸鎮

擇守將不及罕之罕之益怏怏寓以告克用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然鷹鷂之性飽則颺矣光化元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入潞州使人啓晉王曰志勤已死新帥未立所以然者備佗盜耳克用大怒遣李嗣昭攻之襲澤州拘罕之家屬送太原罕之攻沁州執晉守將馬漑等送於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援之會入潞州以罕之爲河陽節度使未至卒子頎與莊宗甚狎罕之背晉歸梁晉王欲殺頎莊宗與之駿馬使逃去梁太祖得頎大喜使與友倫將兵衛昭宗末帝誅友珪頎與其謀拜澶州刺史事唐歷右領軍衛上將軍卒孟方立邢州人唐廣明中潞州節度使高郢攻諸葛爽於河

陽遣方立將兵出入井關爲先鋒郢爲其將劉廣所逐廣爲亂軍所殺方立聞亂引兵入據潞州唐因以爲昭義軍節度使昭義節制澤潞邢洛磁五州治于潞州方立以潞州山川高險而人俗勁悍自劉稹以來常逐其帥而已邢人也因徙其軍於邢州潞人怨之因以澤潞二州歸於晉晉數遣李存孝出兵以攻山東三州之人俘掠殆盡無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于梁梁方東事兗郟不能救方立復乞兵于王鎔鎔許之方立遣其將奚忠信攻晉遼州而鎔以佗故不能出兵忠信大敗晉兵乘勝攻之方立將石元佐爲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問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

守而邢州城堅。攻之徒傷士卒。宜攻磁州。方立來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爲然。軍于涂水。方立果帥兵來救。爲金俊所敗。馳入邢州。閉壁不復出。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守者皆不應。方立知不可爲。乃飲酖而卒。其弟遷爲留後。求救于梁。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遷執虔裕降。晉晉徙遷族于太原。以爲澤潞節度使。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降。爲梁鄉道。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以遷歸于梁。梁太祖惡其反覆。殺之。

趙犢。青州人。幼與羣兒戲。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爲忠武軍

都虞候。王仙芝將犯東都。犢擊敗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黃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陳州豪傑詣忠武軍求犢爲刺史。以自保。忠武軍表犢陳州刺史。巢陷長安。犢語將吏曰。巢終必敗。敗必東走吾州。適當其衝。乃治城池爲守備。遷民六十里。內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珩爲將。巢敗東走。遣孟楷據項城。昶破擒之。巢大怒。會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悉其衆圍犢。置春磨。塞糜人肉以爲食。陳人大恐。犢語其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巢柵城北三里。爲八仙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做之。其兵號二十

萬陳州舊有巨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不能用，翊創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以先冢近賊，夜絕死士取柩以入，圍三百日。雙食將盡，乃乞兵于梁。梁太祖會李克用救陳，擊敗巢將黃鄴于西華，巢解去。梁太祖入陳州，雙兄弟迎謁甚恭。雙陰識太祖必成大事，降心屈迹，為自託之計，以梁援已。因為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巖尚太祖女長樂公主，秦宗權亂淮西，陷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雙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死，唐昭宗以陳州為忠武軍，拜雙節度使。雙已病，乃以位與其弟昶。數月卒。昶休兵課農事，梁尤謹。梁兵攻戰四方，昶饋輓供億，未嘗少懈。

昶卒，翊代立。翊求鄧艾故迹，決翟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賴之。翊卒，陳人為之罷市。雙子巖，梁駙馬都尉，友珪弑太祖，末帝為東都留守，巖如東都，末帝與之飲，以誠款告之。巖為末帝謀，遣人約楊師厚起事。巖與袁象先以禁兵誅友珪，取傳國寶授末帝。末帝立為戶部尚書、租庸使，與張漢傑居中用事。巖自以有功於梁，又尚公主，聞唐駙馬杜棕位至將相，自奉豐盛，耻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哀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一飲食必費萬錢。先時魏州牙兵驕橫，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楊師厚逐羅氏，據魏州，復置牙兵二千人。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判官邵贊議曰：

魏爲唐患百有餘年先帝嘗怒紹威以其前恭而後倨今先帝棄天下師厚復爲陛下憂所以然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恐後人復爲師厚若分相魏爲兩鎮則無北顧之憂矣末帝乃分相澶衛爲昭德軍牙兵亂以魏博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澶魏之間兵數敗巖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卽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爲朝廷無異藩鎮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曰今府庫虛竭箕歛供軍若行郊禋則必賞賚是取虛名而受實弊也末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楊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

曰下鄆濮矣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乃還東都遂不果郊鎮州張文禮殺王鎔使人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則晉兵憊矣敬翔以爲然巖與漢傑以爲不可乃止其黜王彥章用段凝皆巖所爲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爲登建國樓召問羣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勢難持久雖使入汴不能守也宜幸洛陽保嶮以召天下兵勝負未可知也巖曰勢已如此一下樓何人可保末帝卒死於樓上末帝性庸愚以漢傑婦家而巖昏也親信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不悟以至於此當巖用事時許州溫韜尤幽事巖巖謂左右曰吾待韜厚今以急投之必不幸吾爲利乃

史綱 卷一百一十一
投韜韜斬其首以獻。莊宗滅梁，段凝素善巖，奏請誅巖家屬。乃族滅之。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為至論。夫為善而受福，焉得禍為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為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譬自以先見之明，淡結梁太祖及其子孫，享其祿利，以為得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譬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禍福固無常而巖自有取亾之道

州人聞公至，皆欲歸順。然公兵多，民懼虜掠，以此驚擾，請留兵江北，獨以心腹數人從行，願為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為然，乃留其兵江北，獨與行襲渡江。喜方受軍吏迎，謁行襲擊喜仆地，斬之。伏兵盡發，殺從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遂逐呂畢據均州。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行襲均州刺史。時僖宗在蜀，貢獻皆道山南，盜賊據長山，邀劫之行襲，破羣賊，以兵鎮谷口，通秦蜀道。由此知名。李茂貞子繼臻守金州，行襲逐而據之。昭宗以金州為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梁太祖圍昭宗於岐，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郗文晏等召兵江淮，以拒太祖。行襲附梁，盡殺文晏等。行襲嚴酷少恩，而所至

輒有天幸，蝗則飛鳥食之，歲凶田中生鹵，穀唐衰，知梁必興，傾心事之，拜司空，封長樂郡王。卒。氏叔琮，尉氏人，仕梁為晉州刺史。晉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淡目而胡鬚，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不知為梁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兵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為有伏兵，乃退屯於蒲縣。太祖遣友寧以兵萬人會叔琮禦晉。友寧欲休兵，乃戰。叔琮曰：「敵聞救至必走，走則何功耶？」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命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為殿而還。」至石會，留數騎，以大將旗幟立于高岡。晉兵疑有伏，不敢追。昭宗遷洛，拜右龍虎

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弒昭宗，已而殺之。李彥威，壽州人，梁太祖養以為子，曰朱友恭。昭宗遷洛，拜右龍虎統軍。昭宗在洛，為梁所迫，晉蜀傳檄天下舉兵誅梁。太祖恐昭宗奔他鎮，以兵如河中，遣敬翔至洛，使彥威與氏叔琮等行弒逆。八月壬辰，彥威、叔琮以龍武兵宿禁中。夜二鼓，叩宮門奏事。夫人裴正一開門，驚曰：「奏事安得以兵入？」龍武牙官史太殺之，趨椒蘭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劍逐之。昭宗單衣旋柱而走，太劍及之。昭宗崩，計至河中。太祖陽驚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太祖至洛，還其姓名，與叔琮流嶺南，使張廷範殺之。彥威臨刑大

之威試君
之賊天理
豈有不殺

呼曰賣我以滅口其如天理何謂廷範曰公行及矣遂見殺
莊宗時得唐內人景姁言當彥威等弑昭宗時諸王宗屬數
百人皆遇害同爲一坑瘞於龍興寺北請合爲一家改葬之
詔以濮王爲首葬以一品禮云
李振抱真孫也拜台州刺史盜起不果行過梁以策干太祖
太祖表振節度副使振奏事長安宦官劉季述謀廢昭宗遣
其姪希正見振曰主上嚴急誅殺不辜中尉懼及禍將行廢
立請協力以定中外如何振毅然曰梁王方仗大義尊天子
君等無爲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上皇
立皇太子裕爲天子詐爲太上皇語告太祖太祖未知所爲

振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爲霸者資也今閹宦作亂天子
危辱此正仗義立功之時太祖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京
師見崔胤謀出昭宗昭宗返正太祖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
王師範以青州降遣振往代之師範疑懼振曰獨不聞漢張
繡乎繡與曹公爲敵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知其志大不
以私讐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以舊怨害忠臣乎師
範乃歸梁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
人小拂其怒譴謫隨之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
爲鴟梟太祖遣振與朱友恭氏叔琮謀弑昭宗昭宗崩太祖
問振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

振乃以賈
亮自居該

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等而殺之振屢舉進士
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
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為濁流太祖笑而從之太祖即位
遷戶部尚書友珪時代敬翔為崇政院使莊宗入汴振謁郭
崇韜崇韜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今見之乃常人爾伏誅

梁人固以
振為奇才

孔循不知何人也少孤流落汴州富人李讓闡得之養以為
子梁太祖鎮宣武以李讓為養子循冒姓朱氏諸王乳母有
愛之者養循為子其夫姓趙名殷衡循又冒姓趙昭宗東遷
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以梁人代之殷衡為宣徽使循為

循為養孫
矣

副使循與蔣玄暉張延範等同弑昭宗後循與玄暉有隙哀
帝將有事于南郊循與王殷讒之曰玄暉私侍何太后與延
範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且待諸侯助祭以謀興復太祖
大怒哀帝遣裴廸勞軍太祖見廸怒甚廸還哀帝不敢郊封
太祖魏王備九錫太祖不受玄暉與宰相柳璨馳至梁自解
璨曰自古王者之典必有封國唐所以不即遜位者當先建
國備九錫然後禪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乎璨懼
馳去太祖遣循與王殷弑何太后因殺璨及玄暉延範等以
循為樞密副使事梁為租庸使始改姓名孔循唐莊宗時知
汴州明宗自魏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於

北門迎莊宗於西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一曰先至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納之明宗卽位拜樞密使明宗幸汴州循留守東都民有犯麴者循族其家循爲人柔佞險猾安重誨尤親信之所言無不聽用明宗欲以皇子娶重誨女重誨以問循循曰公爲機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重誨乃止而循陰白明宗求以女妻皇子明宗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惡其爲人出爲忠武軍節度使卒

孫德昭五原人父惟最有材畧黃巢陷長安惟最率義兵千人攻巢于咸陽興平州將益以兵二千賊破拜右金吾衛大將軍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遷鄜州節度

使留京師宿衛鄜州將吏詣闕請惟最之鎮京師民數萬與神策軍遮留不得行改判神策軍號扈駕都時京師數亂百姓賴之德昭以父任爲神策軍指揮使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宮宰相崔胤謀反正陰求義士可共事者德昭與孫承誨董從實應胤書衣襟爲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季述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斬之承誨等分殺餘黨昭宗聞外誼譁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述誅矣請陛下反正何皇后曰可進逆首德昭擲其首入昭宗乃信之德昭破鎖出昭宗御丹鳳樓反正賜姓李與承誨從實皆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圖形凌烟閣留京師號三使相恩寵無比時崔胤欲誅宦

官外交梁以爲恃而宦官亦以李茂貞爲扞蔽梁岐交爭十月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承誨從實從而德昭率兵衛胤保東街梁太祖德其附已以龍鳳劍鬪雞紗遺之表爲同州留後京師民請留遂留爲制置使梁兵圍鳳翔德昭以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善之使先之洛陽賜甲第一區太祖卽位以爲左衛大將軍末帝時卒承誨從實與宦者俱見殺劉知俊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率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爲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入陣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表爲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攻雍州時太祖方攻滄州知俊不俟命

與康懷英等擊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延州高萬興叛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坊四州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猜忌屢殺諸將知俊不自安太祖遣知俊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行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爲親軍指揮使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於李茂貞攻雍華執劉捍太祖使人謂知俊曰朕待卿至矣何相負耶知俊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背德乃畏死爾太祖復使語曰朕知卿以此自疑吾誅重師乃劉捍誤我致卿至此今捍已死何不自歸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攻之知俊奔

茂貞茂貞地狹無以處之使西攻靈武太祖遣康懷英攻邠
 寧以牽之知俊大敗懷英於昇平茂貞以知俊為涇州節度
 使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諸將忌其功讒之茂貞奪其軍
 知俊乃奔蜀王建以為武信軍節度使使反攻茂貞取秦鳳
 階成四州建待知俊甚厚然亦忌其材嘗謂其子曰吾老且
 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建左右亦嫉其能知俊
 色黑其生歲在丑建諸子以宗為名乃構為謠言曰黑牛出
 圈稷繩斷建益惡之遂見殺天下雖大無處容身可歎
 賀德倫河西人貞明元年魏州楊師厚卒末帝以魏兵素驕
 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以張筠為節度使魏博貝

三州仍為天雄軍以德倫為節度使遣劉鄩以兵六萬渡河
 聲言攻鎮定王彥章以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以虞變
 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德倫促牙兵上道親戚相訣哭聲盈
 塗劾節軍將張彥謂其眾曰朝廷以我軍府疆盛設法殘破
 之我六州舊為藩府未嘗遠出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
 死乃相與夜攻金波亭彥章走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
 德倫寘之樓上縱兵大掠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張
 彥許以刺史彥謂異曰為我報皇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
 三軍割隸無名所以亂耳但以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兵皇
 帝可以高枕異還言彥狂蹶不足畏宜促鄩擊之末帝使人

史綱 卷二十一
論彥以制置已定不可易，使者三返，彥怒，召司空頌曰：「爲我作奏，若再依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答之，言王鎔死，鎮人請降，遣鄆定鎮州，非有佗也。若魏不便之，卽召鄆還，戒彥勿生事。彥逼德倫奏請合魏博，以德倫帶招討而召鄆還，末帝不許。復以詔書諭之，彥裂詔書抵于地，曰：「愚主聽人穿鼻，難與共事。」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遣牙將曹延隱奉書。」莊宗入魏，德倫以彥逼已，陰訴於莊宗。莊宗斬之，徙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至太原，王檀攻太原，德倫麾下多奔檀。監軍張承業懼德倫爲變，殺之。
康延孝代北人，爲太原軍卒，有罪，命於梁。段凝軍于河上，

以延孝爲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末帝任用羣小，知其必亾，乃以百騎奔唐，見莊宗于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博州刺史，兼招討指揮使。莊宗屏人間梁事，延孝言末帝懦弱，婿趙巖，婦家張漢傑用事，段凝姦邪，以入金爲大帥，宿將皆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遣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忠臣勇士，皆見疎斥，必亾之勢也。莊宗復問，答曰：「臣聞其議，期以仲冬大舉，董璋以陝虢澤潞之衆，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彥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洛以趨鎮定。王彥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孝言，梁必亾，甚喜。及聞其將大舉，懼曰：「吾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

分則無餘。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之。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汴京無備。莊宗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賜姓名曰李紹瑛。遷保義軍節度使。同光三年。征蜀。以延孝爲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于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爲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

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爲多。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特見重於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與璋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邀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耶。璋訴於崇韜。崇韜表璋爲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入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瑛反耶。敢違吾節度。延孝懼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耶。璋求哀以免。繼岌班師。命延孝以後軍殿。至武連。聞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子令德在遂州。

莊宗詔繼岌誅之，繼岌不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已自疑，及過軍，璋又不謁，延孝大怒，謂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盡出於郭公，而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且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唐，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多友謙舊將，聞友謙死，皆泣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殺，舊將皆從誅，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衆自劍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衆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知祥至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圍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大卮飲之，謂曰：「公自梁朝脫身歸命，遂擁節旄，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

貴而入此檻車耶？延孝曰：「郭公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以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延孝至鳳翔，莊宗殺之。

張全義，臨濮人，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因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事河陽諸葛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爲孫儒所逐，全義據洛陽，李罕之據河陽，皆附於梁，二人相得甚歡，罕之性貪暴，以寇鈔爲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罕之常乏食，仰資全義，全義不能厭其求，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全義乞兵于梁，梁

遣丁會等救之。會謀曰：罕之料吾兵少而來遠，不敢渡九鼎，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兵家勝策也。乃渡九鼎，擊敗罕之於沈水。晉軍解去，梁以丁會守河陽。全義爲河南尹，河南遭兵馬之後，城邑殘破，戶不滿百。全義披荆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畝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廨倉庫皆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言，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義請改名。太祖賜名宗奭。太祖猜忌，晚年尤甚。全義奉事益謹，卒以自免。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全義蒐卒以補其缺。太祖兵敗，菑縣道病還洛，幸全義會節園避暑。全義婦女皆迫淫之，其子繼祚慙憤。

欲剗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爲李罕之所圍，啖木屑以爲食，惟有一馬，欲殺以餉軍，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嘗有間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之，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有口辯，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叟爾守河南三十年，開荒斲土，捃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已衰，朽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姬勿多言。累拜中書令，食邑萬三千戶，兼領忠武、陝、虢、鄭、滑、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初，全義爲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爲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陰遣人通問於太原，及梁亡，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

莊宗勞之日，卿家弟姪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年老有足疾，遣人掖扶而登，宴犒盡歡，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見事之。全義請去梁所賜名，復其故名，厚賂劉皇后，以自託。初，梁末帝幸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太師、尚書。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不以前語責全義，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爲父。莊宗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尸，全義謂梁雖讐敵，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從之，鏹去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託

全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中，以爲譏已，大怒，奏笞殺監軍。時人寬之，其聽訟以先訴者爲直，民苦之。趙在禮反於魏，元行欽討賊無功，時郭崇韜、朱友謙皆見殺，明宗自鎮州來朝，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遣，欲自將討之，大臣皆諫，而言明宗可將。莊宗不許，最後全義力言之，莊宗乃從。明宗至魏而反，全義以憂卒。繼祚官上將軍，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當族誅。桑維翰之父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之，乃止誅。繼祚及其妻子。

朱友謙，許州人，初名簡，以卒隸澠池鎮，有罪，亾去爲盜，石濠

三鄉間商旅行路皆苦之。後爲陝州軍校節度使王珙，爲人嚴酷，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牙將李璠與友謙共殺珙，附于梁。梁太祖表璠代珙，友謙復攻之。璠逃去，梁太祖表友謙代璠。太祖攻李茂貞，往來過陝，友謙奉事尤謹，請曰：「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幸同姓，願更名以齒諸子。」太祖憐之，更名友謙，錄以爲子。太祖卽位，徙鎮河中，遷中書令，封冀王。太祖遇弑，友珪立，加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不平。友珪召友謙入覲，友謙不行，乃附於晉。友珪遣康懷英等擊友謙，晉王救之，遇於解縣，大敗之。梁兵解去。友謙會晉王于猗氏，醉寢晉王帳中。晉王視之，謂左右曰：「冀王貴人，恨其臂短耳。」

末帝卽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絕晉也。貞明六年，友謙逐同州節度使程全暉，求兼鎮。末帝不得已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叛，始絕梁而附晉。末帝遣劉鄩討之。鄩爲李存審所敗，晉封友謙西平王。莊宗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賜予鉅萬，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爲遂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將校爲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盛，無與爲比。時宦官伶人用事，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用事者皆怒。唐兵伐蜀，友謙閱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以從軍。及郭崇韜見殺，伶人景進言唐兵初出時，友謙以爲討已闕，兵自備。又言友謙與崇韜通謀，崇韜反于蜀，以友謙爲

內應友謙見崇韜死謀與存又爲之報讐莊宗初不信伶人宦官日夜以爲言友謙聞之大恐將入朝以自明將吏勸其毋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以讒死我不自明誰爲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告友謙反莊宗遣朱守殷夜以兵圍其館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繼岌殺令德於遂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於河中魯奇至友謙妻張氏出鐵券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爲何言魯奇不能答乃率其屬二百餘口見魯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友謙部將史武等七人皆族誅天下寃之

袁象先宋州人父敬初尚梁太祖妹萬安長公主太祖卽位以象先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友珪弑太祖自立末帝留守東都以大事謀于趙巖巖曰但得楊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立成末帝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象先謀象先許諾時龍驤將軍劉重遇戍懷州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敗之于鄆陵餘兵奔散捕之甚急末帝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重遇故欲盡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僞爲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恐懼因告之曰友珪弑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趨洛陽擒之可轉禍爲福也軍士踴躍曰王言是也卽擁末帝爲主向京師象先聞之引禁軍

入宮殺友珪末帝卽位拜宣武軍節度使在宋州十餘年誅
歛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輦其資數十萬賂劉
皇后及將相伶官宦者由是內外稱其爲人莊宗待之甚厚
賜姓名李紹安改宣武軍爲歸德軍曰爲卿設也遣還鎮卒
象先二子正辭刺史曦周世宗時爲橫海軍節度使象先財
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不以分曦而悉與正辭唐廢帝
時正辭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高祖立復獻五萬緡求
爲真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吐蕃界中正辭不欲行復獻錢
數萬乃得免不勝其忿以衣帶自經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時
又獻錢三萬緡銀萬兩出帝欲與一內郡旋卒正辭積錢盈

錢奴可

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其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物
之有聲求其同類爾益以錢必止聞者笑之

段凝開封人事梁太祖爲軍巡使以其妹內太祖妹有色爲
美人凝儉巧善窺迎人意又以妹故太祖漸親信之爲鄭州
刺史使監兵於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
待其有罪社稷亾矣太祖終不罷也莊宗下魏博與梁相距
河上梁以王彥章爲招討使凝爲副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
漢傑用事凝依附爲姦彥章爲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
勝南城凝與彥章各上其功巖等從中匿彥章功狀悉歸其
功於凝凝因納金巖等求代彥章末帝以凝爲招討使軍于

漢傑固
奸臣疑依
附為奸獨
非奸乎

王村唐下鄆州，凝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絕唐軍，號護駕水。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屬凝，京師無備，遣張漢倫馳騎召凝于河上。漢倫中道墜馬，傷不能進，梁遂入。凝率精兵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凝奏故梁姦臣趙巖、張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靈，請皆族之。凝出入唐朝，無愧色，見唐將相，媚佞若倡優，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以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李紹欽，以為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責其償，莊宗釋之。郭崇韜固以為不可，莊宗怒曰：朕為卿所制，都不自由，卒釋之。凝諂事李紹宏，趙在禮反，紹宏請以凝招討，凝所請偏裨皆其故黨。莊

宗疑之，乃止。明宗即位，流遼州，賜死。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為劉仁恭騎將。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殺守文，乃與張萬進立守文子延祚。守光殺延祚，以其子繼威代之。知裕與萬進殺繼威，俱奔於梁。梁太祖得知裕喜甚，為置歸化軍，以知裕為指揮使。凡與晉戰所獲，及背晉歸梁之兵，皆以隸知裕。梁晉相距十餘年，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為最。莊宗入汴，知裕軍河上，聞梁入欲自殺，賓客止之，乃降。莊宗待之尤隆，諸將嫉其寵，因獵射之。知裕走，以免。莊宗殺射者，以知裕為房州刺史。明宗時為安州留後，安州近淮，俗惡病人，父母有疾，置之侘

室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教以父子之道由是
其俗稍革召爲右神武統軍卒

陸思鐸澶州人事梁爲拱辰左廂都指揮使梁晉相距河上
思鐸鏖其姓名於箭筈以射晉軍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
見思鐸姓名奇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矢以示之思
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起之拜龍虎右廂都指揮使晉高祖
時爲陳州刺史卒思鐸在陳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
我我死則葬焉遂葬于陳州
霍彥威曲周人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之養以爲子從存
征戰中矢眇其一目事梁爲邠寧節度使李茂貞遣劉知俊

有射鉤不
念之風二
傳俱見莊
宗之善

攻邠州彥威固守踰年每獲知俊兵必縱還之知俊德之後
不復攻徙陝州莊宗滅梁彥威來朝莊宗置酒故梁崇元殿
彥威與梁將段凝袁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舉酒屬明宗指
彥威等曰此皆前日之勍敵今侍吾飲卿之功也彥威等惶
恐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吾勸總管飲爾卿無畏也賜姓名
曰李紹真徙鎮武寧趙在禮反彥威別討趙太於邢州破之
還以兵屬明宗討在禮從馬直軍吏張破敗率衆縱火焚營
譟呼明宗叱之曰自吾爲帥十餘年何負爾輩今城破在旦
夕乃立功名取富貴之時爾輩天子親軍返效賊耶軍士曰
城中戍卒思歸而不得耳天子不垂原宥且聞破魏之後欲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盡坑魏博諸軍某等初無叛心直救死耳今宜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鎮之兵請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明帝涕泣諭之亂兵環立而呼曰令公不帝河北則佗人有之我輩狼虎豈識尊卑彥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明宗入城與在禮合在外之兵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西北隅不動居二日明宗復出與彥威之魏縣謀欲還鎮州彥威重誨勸明宗以兵南向莊宗崩明宗入洛彥威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于彥威彥威與段凝溫韜有隙擅捕下獄將殺之重誨曰凝韜之惡天下所知然主上方平內難以恩信示人豈公報讐之時彥威乃止明宗卽位賜凝韜死彥威徙鎮平盧朱守殷

反伏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爲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令衆以傳箭爲號令非下得施於上也其不知禮如此登州淳于晏舉明經及第遭世亂依彥威彥威嘗戰敗脫身走麾下逃散獨晏徒步以一劍從之伏榛棘間以免彥威高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家事無大小皆決於晏彥威以故少過失當時諸鎮皆稱晏以勵寮屬天成三年彥威卒明宗方獵聞之涕泣還宮終其月不舉樂贈太師房知溫瑕丘人隸魏州爲指揮使莊宗取魏博賜姓李氏名紹英以爲澶州刺史戍瓦橋關明宗自魏反兵南向知溫馳赴之拜泰寧軍節度使遷招討使屯盧臺明宗遣烏震代知

溫效節軍將龍臣等殺震效節軍卽魏州軍趙在禮之亂此軍爲之也明宗立在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懼禍求解去明宗以皇子從榮代在禮遣魏效節九指揮北戍盧臺軍發之日不給兵甲惟以長竿繫旗幟表隊伍軍士頗自疑明宗遣烏震代知溫知溫意甚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爲兩寨魏軍在東寨震與知溫會飲效節軍亂謀於門外知溫卽乘馬而出亂軍擊殺震執轡留知溫知溫給曰騎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爲也知溫卽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軍明宗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爲之變色魏之驕兵於是而盡

明宗知變自知溫起釋而不問歷鎮武寧天平平盧初明宗爲招討使而知溫爲副使廢帝以裨將事知溫甚謹後因杯酒失意及廢帝起兵鳳翔廢帝出奔知溫有窺覷之意謂其司馬李冲曰吾有錢數屋養兵數千因時建義功必有成冲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冲至京師廢帝已卽位冲奉表稱賀冲還勸知溫入朝廢帝待之甚厚及還鎮封東平王知溫在鎮厚歛其民積貲鉅萬治第青州南城以聲妓出入游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子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王晏球洛陽人少遇亂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爲子梁太

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儻有大節，爲廳子都指揮使。末帝卽位，遷龍驤四軍都指揮使。帝遣捉生將李霸將千人戍揚州，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末帝登樓見而呼之，晏球曰：「請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遲明盡殺之。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聞末帝已崩，乃降。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戍瓦橋關。明宗兵變，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爲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討之。都遣人招契丹，契

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禿餒兵且來，留張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與都擊延朗，延朗大敗。收餘兵與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至水次，方坐胡牀，指揮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用短兵。回顧者斬，苻彥卿攻其左，高行珪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擊之於唐河，追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疆於北方，中國之兵當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敗禿餒，走惕隱，其餘衆奔潰。

投村落村落之人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惕隱與數騎走至幽州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詔責契丹契丹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惕隱等辭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晏球以為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釗以晏球為怯乃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晏球休士卒食定州之賦悉以俸祿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城中食盡都出其民萬餘人與秃餒謀決圍以走不果其將馬讓能以城降都自焚死晏球為將有機畧善撫士卒其擊秃餒既因敗以為功諸將欲乘勝取都晏球返獨不動卒以持久敵之

頗有李牧之風

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拜天平軍節度使兼令卒

安重霸雲州人事晉王得罪奔蜀重霸狡譎多智善事人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淡相結勸承休求鎮秦州衍以承休為節度使重霸為副使重霸多取秦州花木獻衍請衍東遊唐兵伐蜀承休大恐以問重霸重霸曰劍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能過也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信之整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留為公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唐軍破蜀重霸以秦成階三州降明宗

以爲閬州團練使。廢帝時，鎮大同，罷歸卒。
王守恩，榆社人。父建立，晉高祖時封韓王。家于潞，守恩以蔭爲衛將軍，請急歸潞，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以守恩權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守恩剽其家貲，以潞州降漢。漢高祖以爲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太祖爲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卽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爲畱守。守恩方坐於客館，以俟見吏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于京師，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羣臣上殿，慰諭之。羣臣恐懼，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

此頁從恩之報也

覺矣。聞者皆縮頸顯德中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亾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至蕩然無復綱紀，而後大亂從之。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而其所爲如此，何哉！蓋習爲常事，故發于喜怒，願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旣處之不疑，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上下安然，不以爲怪。豈非法制綱紀壞亂已久，相習而至於此歟？是以善治天下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康福，蔚州人。事晉王爲偏將。莊宗曰：「吾家以羊馬爲生，福狀

牧馬蕃滋
適以資寇
何益

史綱 卷一百一十一
三
貌類胡人而豐厚宜羊馬乃令福牧馬於相州爲小馬坊使
逾年馬大蕃滋明宗自魏過相州福以馬二千匹歸命明宗
軍勢由是益盛明宗立拜飛龍使福善諸戎語明宗常召入
便殿訪以外事福輒爲蕃語以對樞密使安重誨惡之戒福
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求外任靈武韓洙死重誨以靈武
溪入夷境軍帥多遇害乃拜福河西軍節度使福入見明宗
涕泣言爲重誨所擠明宗令重誨爲福更佗鎮重誨曰福無
功效而建節旄其敢有所悻耶明宗怒謂福曰吾當遣兵護
汝可無憂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羌夷出邀福
福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靈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烟火吐蕃數

千帳居峽中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爲三道襲之吐蕃棄車
帳而走追殺殆盡獲其王璞綾錦羊馬甚衆威聲大振福居
靈武三歲歲常豐稔有馬千駟蕃夷畏服言者謂福有異志
重誨言福必負朝廷明宗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負我
福言受國恩深有死無二乞還朝不許福章再上卽隨而至
徙鎮彰義晉高祖時徙鎮河中卒福世本夷狄而夷狄貴沙
佗而賤奚福常有疾寮佐入問見其錦衾或曰錦衾爛兮福
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聞者笑之
郭延魯沁州人父饒事晉以軍功爲沁州刺史有惠政州人
思之延魯以馬步軍都指揮使遷復州刺史歎曰吾先君爲

沁州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為刺史，其敢忘先君之志，以廉平自勵，秩滿州人乞留不許，遮道攀號，徙單州刺史。卒官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謂方其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驕縱為害不細，而延魯父子以善政特聞焉。其從簡，陳州人，世本屠羊，從簡事晉為軍校，莊宗與梁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望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為我取之？從簡請往，莊宗惜之，從簡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歡噪，莊宗大悅，賜與甚厚，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欲鑿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命鑿之，工遲疑不下，從簡叱使亟擊，見者皆不勝其毒，從簡言笑自若。

為人剛暴難制，莊宗每優容之，明宗立，遷蔡州防禦使，嘗戒之曰：富貴可惜，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吾恐不能從簡不悛，明宗亦不之責，廢帝舉兵于鳳翔，從簡與諸鎮兵圍之，兵潰，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廢帝釋之，拜棣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召為招討副使，從至河陽，廢帝還洛陽，從簡降晉，歷鎮忠武、武寧。卒簡好食人肉，所至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二卒踰垣入，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息，因告之，使速以帶獻，踰垣而去，不知所之。此等傳不刪以為檣杌也

張筠海州人，世以貲爲商賈，事梁拜宣徽使。末帝分相澶衛三州爲昭德軍，以筠爲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梁亾。筠事唐爲京兆尹，從魏王繼岌伐蜀，蜀平。筠鎮興元，筠嘗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辭不見。彥琳疑筠已死，請出牌印。筠怒，收彥琳下獄，以反聞。明宗知彥琳無反狀，釋之。徙筠爲西京留守，戒守者不內。筠至長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爲左驍衛上將軍。筠弟錢守京兆尹，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平，而明宗自魏起，京師大亂。錢斷咸陽浮橋，拒繼岌。繼岌自殺，初筠代康懷英爲永平節度使，懷英死，筠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宮掘地，多得金寶，偏將侯莫陳威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寶

貲。筠以事殺威而取之。魏王繼岌死，錢悉取其行橐，王衍至秦州，莊宗遣向延嗣殺之。延嗣盡得衍珍寶，明宗卽位，遣人誅宦者，延嗣亾命。蜀之珍寶，錢又取之。兄弟貲皆鉅萬，筠爲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爲聚歛，民賴以安。而錢嗜酒貪鄙，晉出帝時，以將軍市馬於回鶻，坐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鬱鬱而卒。筠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妓自娛，十餘年而卒。人謂之地仙。嗚呼！魏王繼岌班師，錢何爲拒之？不使之東，乎豈有所使而爲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爲德，而待錢無所厚，此其可疑也。或好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錢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也。繼岌之死，由錢

是

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李周內丘人為捕賊將以勇聞梁晉兵爭山東羣盜充斥行者必以兵衛盧岳徙家太原舍逆旅傍徨不敢進周憐而送之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爾邪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遂散去周送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願隆準眉目疎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圖富貴周以母老辭歸及晉王柵兵青山口周思岳言乃歸晉晉王以周為匡霸指揮使守楊劉周勇而善守能與士卒同甘苦梁人破得勝東擊楊劉以巨艦絕河斷晉餉援周遣人馳見莊

宗求救請日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周為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且行且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比至周已絕糧三日莊宗以巨棧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梁艦梁兵解去歷武信軍節度使所至多善政晉出帝時為開封尹卒

劉處讓滄州人為太僕卿處讓世牙將禹進破梁荆襄遣郭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悅梁荆襄未破而進

者必以兵衛盧岳徙家太原舍逆旅傍徨不敢進則時時
之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者其馬用大時時
爾邪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遂散去周遂詣至太原岳謂之
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願降筆射日味微身長七尺
軍前喪也世至冬善如晉出帝部為開挂兵卒以圖官貴
莊宗以日辨黃濤天出亂亂火焚梁讞梁兵執去聖五計
六十里且許且繼日風非梁梁河端山其至周也餘對三日
宗末速請日許百里以扶急莊宗笑曰風為非非所憂日許

史緯卷二百十二

五代史七

列傳

雜傳

劉處讓滄州人為泰寧張萬進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
鄴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
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號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
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為之
發兵未渡河而萬進為梁所敗處讓因留事晉莊宗即位為
左驍衛大將軍晉高祖立歷宣徽南院使范延光反高祖命

楊光遠爲招討使，以處讓參其軍事。延光平，唐制樞密使以宦者爲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宦者心不平。光遠討范延光，有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言：「此非上意，乃維翰等嫉公耳。」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維翰等沮已。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處讓在職，多不稱旨。及丁母憂，高祖遂廢樞密使。處讓起復，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張希崇，薊人也，通左氏春秋，爲劉守光偏將。戍平州，契丹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爲盧龍行軍司馬。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入歸唐，契丹以希崇代文進，爲平州節度使，遣其

儒者乃能如此

親將以三百騎監之。虜將喜其爲人，監稍怠。希崇因與麾下謀南歸，皆言兵多懼，不得脫。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百騎，爾殺其將，兵必散走。」平州去虜帳千餘里，待彼聞變而召兵，吾等在漢界矣。衆曰：「善。」明日，虜將謁希崇，希崇飲之以酒，殺之。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省轉饋，而軍足食。明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十四歲，上書求還內地，徙鎮邠寧。晉高祖立，復拜靈武節度使。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邪？」希崇事母孝，朝夕上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退，不

喜聲色好讀書頗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
日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卒

皇甫遇真定人唐爲武勝軍節度使苛暴誅斂資佐多解
官逃去以避其禍什晉爲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
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攻破藥
城等九縣南至邢州時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
能出征乃遣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
之從恩陣漳河南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
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爲虜所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
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爲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敏義士

不可失之卽與彥超馳入虜中取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午
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勢甚盛遇謂彥超曰今日之勢戰
與走爾戰尚或生走則死也諸將怪遇視虜無報皆謂已陷
矣已而馳騎報遇被圍安審琦渡河赴之諸軍從而北虜望
見救兵來解去遇與審琦等收兵而南契丹亦北去時契丹
兵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將不能追虜因得解去三年以
杜重威爲都招討使遇爲右廂都指揮使屯於中渡重威陰
送款契丹伏兵幕中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不能
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書名訖麾兵解甲出降契丹
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至平棘絕吭而死嗚呼晉亾而

皇甫遇死不得爲死事。吾豈無意哉。方重威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所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幸而見害。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旣俛首聽命。相與亾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曷足貴哉。盧文進。范陽人。爲劉守光騎將。降唐。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爲側室。文進不敢拒。而心常歉之。莊宗與劉鄩相距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兵。又不樂南行。至祁溝關。謀爲亂。文進與亂軍殺存矩。攻新州不克。奔於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卽位。文進自平州率衆

數萬歸唐。明宗以爲安遠軍節度使。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不自安。殺其司馬馮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於李昇。昇遣兵迎之。文進在鎮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至營中。別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訣別。乃南奔。昇以文進爲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工作。契丹由此益彊。爲唐患者十餘年。及其南奔。屈身晦迹。務爲恭謹。禮接文士。常若不足。其所談論。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爲左衛上將軍卒。李金全。其先吐渾人。天成中。爲彰武軍節度使。務爲貪暴。罷

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宗曰卿患馬多耶何進獻之數也卿在涇州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慚久之爲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曰暉降以爲唐州刺史又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爲從進所殺暉殺瓌時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貨物因執其將武克和等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爲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耶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殺降亦必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卽以金全爲安遠軍節

度使都押衙胡漢榮用事所爲不法高祖選廉吏賈仁沼代之而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已不遣其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射晏球中兇牟仁沼從後引弓射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終不言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京師賜與甚厚悉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忠臣廉士也爲人如此豈有爲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使人夜殺令圖仁沼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仁沼子欲詣京師訴寃漢榮懼說金全曰天子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遂叛送欵于李昇高祖遣全節討之昇將李承裕入安州昇以金全爲

天威統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昇昇使金全出
沐陽金全以謂遠不相及乃止後不知其所終
王弘贄不知何人爲衛州刺史潞王從珂反擁兵至陝愍帝
以百餘騎出奔未至衛州遇晉高祖騶呵前導愍帝遣左右
叱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下馬慟哭謂敬瑭
曰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無所依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
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也請就圖之卽馳騎前見弘
贄曰主上危迫何以圖全弘贄曰天子出居自古有之然將
相軍衛從乎曰無也弘贄歎曰所謂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
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將相軍衛無從者人心去就可知

敬瑭若忠
於國何不
自愍帝歸
後

說得是

矣。雖欲興復其可得乎。卽與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具以弘
贄語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曰主上明宗愛子
公愛壻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以大臣衛士爲辭公欲助
賊反耶抽佩刀刺高祖高祖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戰死
弘進自刎高祖盡殺帝從兵獨留帝於驛而去弘贄奉帝居
于州廨弘贄令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
弘贄曰此酒家也獻酒以慰無慘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
弘贄子巒爲殿直廢帝立遣巒持鳩至弘贄因使酒家獻之
愍帝飲而不疑遂崩弘贄事晉爲光祿卿卒
劉審交文安人仕唐爲慈州刺史晉高祖卽位分戶部度支

鹽鐵爲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爲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自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不必檢也遂止民賴以不擾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召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原從益召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與羣臣謀迎高祖或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議未決審交進曰臣燕人也當爲燕謀然事勢不可爲也太妃語是從益乃遣人迎高祖高祖至罷審交不用隱帝時爲汝州防禦使有善政卒于州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勝燕屬契
丹

高行周、媯州人、父思繼、兄弟三人、以武勇雄於北邊、爲幽州李匡威戍將、匡威爲其弟匡儔所篡、晉王將討之、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嶺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爲吾用、則事無不成矣、乃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晉爲匡威報讐、欣然從之、爲晉兵前鋒、匡儔聞思繼兄弟歸晉、乃棄城走、克用以劉仁恭守幽州、以思繼爲中軍都指揮使、兄某爲先鋒都指揮使、弟某爲後軍都指揮使、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爲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防之、留晉兵千人爲仁恭衛、晉兵多犯法、思繼等誅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高氏爲言、由是晉誅

思繼兄弟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爲牙將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爲武州刺史守光背晉晉攻之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守光被圍率兵赴援兵叛推行欽爲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遣人之懷戎獲行珪子繫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可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曰吾爲劉氏尚何顧吾子邪行欽圍行珪月餘城中食盡行周夜縋出見莊宗莊宗遣明宗救武州行欽解去行珪降晉歷大同軍節度使明宗立徙鎮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爲多不法副使范延策諫之行珪不悅或告戍兵謀叛行珪潛徙庫兵於他所叛兵趨庫

劫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追殺之因誣延策同反并殺其子天下寃之行珪卒于鎮行周初隸明宗爲裨將趙德鈞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他日必大貴可善待之梁晉軍河上明宗東襲鄆州行周將前軍行遇雨軍中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也邠人恃雨不備出其不意取之必矣卽夜馳涉濟遂取之莊宗滅梁遷絳州刺史明宗立遷振武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鎮歸德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翰棄去召唐許王從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以拒漢行周歎曰衰世難輔况兒戲乎不行漢高祖入京師徙行周鎮天平封臨清王周太祖立封齊王卒

史綱 卷二百一十二
白再榮不知何人也。事晉爲護聖指揮使。契丹犯京師，再榮從契丹北歸。至鎮州，契丹留麻答守鎮州而去。晉人從者多留焉。李筠何福進等謀逐麻答，使人召再榮。再榮遲疑不欲往。軍士迫之，乃往共攻之。麻答走，諸將以再榮名次最高，乃推爲留後。再榮出於行伍，貪而無謀。時李崧和凝等皆隨契丹留鎮州。再榮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欲殺崧，李穀謂之曰：「公被契丹之苦，憂死不暇，眾人共逐麻答，非獨公力也。今纔得生路而殺宰相，此契丹所不爲。他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何以對之？」再榮默然乃止。而悉拘嘗事麻答者，取其財。鎮人謂之白麻答。漢高祖卽位，遷義成軍節度使，罷還周

太祖入京師，軍士悉取其財而殺之。
馮暉，魏州人。董璋反東川，暉從晉高祖討璋。軍至劍門，兵守不得入。暉從它道出其左，殺蜀守兵殆盡，拜檀州刺史。天福中，范延光反于魏州，暉入於魏，爲延光守。已而出降，拜靈武軍節度使。靈武自明宗已後，市馬糴粟，招來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流亾甚衆。青岡土橋之間，氏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暉至，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千餘區，皆出俸錢。民不加賦，管內大治。晉高祖下詔書褒美，黨項拓拔彥超最爲大族，諸族嚮背以爲去就。暉至，彥超來謁。

遂留之為起第於城中賜予豐厚務足其意彥超既留諸部族爭以羊馬為市易期年有馬五千匹晉見暉馬多而得夷心反以為患徙鎮保義召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暉始覺晉有患已意出帝昏亂馮玉用事暉曲意事之得復鎮靈武時夷落為邊患暉請曰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願得自募兵以為衛乃募兵千餘人至梅戍蕃夷稍稍來謁暉指首領佩劍曰此板橋王氏劍耶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取諸腰間若將斫之因擊殺首領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裨將藥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暉笑曰此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以兵扼道

路暉譬諭之獨所殺一族求戰與戰敗之諸族遂不敢動暉至靈武撫綏邊部十餘年恩信大著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卒皇甫暉衛州人為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留屯貝州時莊宗失政天下離心暉驍勇無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為亂劫部將楊仁晟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得魏而盡有河北之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天下已定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是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銳兵數百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

士知不可強遂斬之推一小校為主不從又斬之乃攜二首以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夜焚貝州入於魏在禮以暉為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魏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位拜陳州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公起甘陵卒成大事遂擁節旄然事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卹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仍為暉置酒暉飲畢不謝而去久之為密州刺史契丹犯闕暉率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

為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為應援使屯清流關為周師所敗并其部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召見暉金瘡被體哀之賜以金帶鞍馬數日卒拜鳳左屯衛上將軍唐景思秦州人漢高祖時為泂淮巡檢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喜以告訐殺人景思家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告弘肇言景思私蓄兵甲與李景交通弘肇遣吏將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為受外賂有甲一屬為私蓄兵吏索之惟一衣笥軍籍糧簿而已吏閱而寬之王知權亦景思僕也

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弘肇願下獄明景思不反弘肇義之送至獄中勞以酒食景思械就道頽毫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弘肇鞫其奴具伏斬奴而釋景思周師伐淮南以景思為濠州行刺史戰傷卒

王進良鄉人為入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為盜符彥超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寧衛指揮漢高祖鎮河東以進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親愛之從周太祖起魏歷彰德軍節度使卒贈太師嗚呼予述舊史至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

此太師亦不足貴

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橫身抵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夫名器之用隨時為重輕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得之而輕五代為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五六年或四三年天下之人視易君代主如更戍長無異况其下者乎如王進輩亦何足道哉易之否泰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

王峻安陽人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時巖方用事筠因以遺巖梁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三
亾巖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晉高祖滅唐殺
延朗悉以貨產賜漢高祖峻因事漢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
祖鎮天雄峻爲監軍隱帝殺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
祖及峻峻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拜峻樞密使太祖
遣馮道迎湘陰公贇至宋州而蔡王信在許州峻遣郭崇馬
鐸率兵之二州以伺變遂幽贇而殺信太祖立拜峻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劉旻攻晉州以峻爲都部署峻至陝
州留不進太祖遣翟守素諭峻欲親征峻謂守素曰晉州城
堅不可下而劉旻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
有待爾陛下新卽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

兖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不
審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言太祖已下詔西征聞之遽
止峻軍出絳州前鋒報過蒙阮峻喜曰蒙阮晉絳之險也旻
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旻聞周兵至解去諸
將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追旻不及而還峻與太祖
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爲已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
期於必得稍不如意言色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太祖
二歲太祖呼爲兄或稱其字峻益驕橫鄭仁誨李重進等皆
太祖故時裨將太祖初卽位謙抑未進用峻心忌之求解樞
密以揆上意太祖慰勞之峻發書諸鎮求保薦諸鎮上峻書

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遂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候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於不測也峻尚未出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遣同召峻同還奏曰峻意少解請陛下聲言嚴駕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僂俛從之峻聞太祖且來乃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請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後太祖於內圍起一小殿峻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爲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慚不能對峻爲樞密使兼宰相求兼領平盧又借左藏庫綾萬疋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衍陳同代李穀范質爲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

善人

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去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爲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入太祖見宰相泣曰峻凌朕不能忍遂囚之貶商州司馬卒峻已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取日曆讀之史官奏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

范延光臨漳人唐明宗時爲宣徽南院使明宗幸汴州節度使朱守殷以爲圖已閉城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乘人之無備者莫若急攻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破之乃疾馳自暮至夜半行二百里

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延光先入，守殷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居兵間四十年，自太祖時，馬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何益？延光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馬而瘠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攻之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獻策，言綏銀二州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

彝超。夏州若破，綏銀豈足道哉？若不破夏州，綏銀雖得，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彝超出降。延光曰：萬一失之，遂凝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劉鄩之子所言無不聽。大臣以妃故，不敢爭。獨延光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詢異議，藏竄山谷，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遂定。時秦王握兵，驕甚，羣臣多屬意於潞王。延光與延壽懼禍及，求罷去。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堅，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罷之。而用朱弘昭、馮贇爲樞密使。延光出鎮成德。已而秦王見誅，明宗崩。潞王反，弑愍帝。唐室

大亂弘昭贊皆死廢帝復召延光爲樞密使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以爲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嘗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以爲然由是畜異志晉高祖起太原廢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延壽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卽位延光賀表又後至其女爲廢帝子重美妃以此懷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清王以慰其心初成德節度董溫其爲契丹所虜衙內指揮使祕瓊悉殺其家取其貲財鉅萬計晉高祖以瓊爲齊州防禦使道出于魏延光伏兵境上伺瓊至

殺之悉取其貲以戍卒誤殺聞延光雖不自安而反意未決會得暴疾牙將孫銳陰召澶州刺史馮暉入城迫之天福二年延光反遣孫銳馮暉以兵二萬拒黎陽掠滑衛高祖聞延光用銳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強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况銳等兒戲邪乃幸汴州遣招討使楊光遠攻之銳輕脫無謀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熱皆不爲用光遠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走入魏閉壁不敢出延光遣牙將王知新齎表自歸高祖不見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延光者魏城

堅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請赦延光願
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三年使謁者入魏赦延光謂之曰許
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
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延光乃降封東平郡王
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自慚請老以太子太師
致仕居京師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然心不欲使
京師遣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因曰適契丹使至
朝皇帝問魏博叛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鎖以來免為中
患延光泣下不知所為處讓曰當請至洛陽以避契丹使
延光曰楊光遠留守河南吾之讐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

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犂其帑歸河陽輜重盈路光遠利其
貲因奏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越請拘
之洛陽高祖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事脅之使
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不死何得如此乃驅至浮橋
推墮水死盡取其貲以延光自投水聞高祖不問為之輟朝
贈太師詔許歸葬已葬墓自崩破其棺椁頭顱皆碎初祿瓊
殺董溫其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終以貲為光遠所殺
而光遠亦不能免也延光反時以邢州人李彥珣為步軍都
監使之守城楊光遠取其母至城下以招之彥珣自射殺之
及延光降高祖以彥珣為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

高祖以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坐贓誅

安重榮朔州人善騎射爲振武巡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穎陰招重榮其母兄以爲不可謀殺穎以止之重榮曰吾當爲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爲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之重榮以巡邊千騎入太原高祖卽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出從後射殺之重榮起于軍卒暴富貴見唐廢帝晉高祖自藩侯

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爲之爾雖懷異志未有以發也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謂詘中國以尊夷狄困已敝之民充無厭之欲此萬世恥也數以此非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爲之禮或執殺之吐渾白氏役屬契丹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爲好詞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日益驕橫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舍之女曰吾家三十

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遂殺之。鎮人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僭侈，以金袋不足貴，刻王爲魚佩之，娶二妻。高祖並加封爵，契丹使者拽刺過鎮，重榮執之，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據熟吐渾白承福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馬，自二月已後，號令諸蕃點閱強壯，辦具軍裝，期以立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汾河黨項山前後逸越利諸族首領

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款皆號泣告訴，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宗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係人情，盡由天意。又念陷蕃諸將本自勲勞，久居富貴，喪身虜塞，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盡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爲書遣朝廷大臣，四方藩鎮，以契丹可取爲言。高祖詔報重榮曰：前世與虜和親，皆所以爲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母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意，遂決重榮。雖以契丹爲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欲兩敵之，以窺中國，故不加怒。

於重榮，重榮將反，其母以爲不可。重榮曰：請爲母卜之。指堂下旛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鳳也。畜之後，潭使人爲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爲前驅，鎮州城門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重榮小字鐵胡，甚惡之。然不悟也。安從進反於襄陽，重榮亦舉兵反。鎮州旱蝗，重榮聚饑民數萬，驅以嚮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接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卷旗以奔晉軍。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大懼，遂退。兵皆潰，是冬大寒，潰兵見殺及凍死無

明報

遺。重榮與十餘騎奔還。重威兵至城下，重榮裨將白城東水碾門，引官軍入，殺二萬餘人。重榮與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擒斬之。高祖命漆其首，送於契丹，改成德軍爲順德。鎮州曰恒州云。

安從進振武人。愍帝時爲侍衛馬軍都指揮。潞王反于鳳翔，從進殺樞密使馮贇，送款於從珂。清泰中，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卽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姑息藩鎮而藩鎮之臣心慕高祖所爲，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從進畜異志，恃江爲險，招集凶命，益置兵馬。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擅

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克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虛青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卽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南臣卽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爲京苑副使從進請賜告遂不還王令謙潘知麟從進牙將也事從進最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使弘超與令謙遊南山酒酣推墮崖死安重榮反高祖幸鄴鄭王重貴畱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幸鄴從進若反奈何高祖曰卿將何以待之凝曰先人者所以奪人也願爲空名宣勅十數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殺知麟以反鄭王卽以宣勅授李建崇討之從

進攻鄧州不克遇建崇大駭以爲神速遂大敗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逾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斬之贈令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

楊光遠沙陀人爲唐莊宗騎將與契丹戰折其一臂光遠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辯智長於吏事明宗時爲媯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唐兵破王都于中山得契丹大將薊刺等契丹遣使者通知求薊刺等明宗與大臣議欲歸之光遠曰薊刺等北狄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知中國事歸之非吾利明宗遂不遣拜振武軍節度使晉高祖起太原

廢帝以光遠爲招討副使，爲契丹所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食盡，殺馬而食，馬盡，殺招討使張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斬曰：汝輩大是惡漢，見光遠不知其誚已，辭不敢。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慚伏。德光曰：懼否？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土地官爵，以處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爲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爲悒悒之色。如有所恨者，高祖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常以爲媿爾。高祖以爲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爲都招討使。光遠握重兵，所爲恣橫。高祖每優容之，以長子承祚尚長

安公主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爲言。光遠自魏來朝，屢言維翰擅權。高祖出維翰於相州，而徙真遠西京留守，奪其兵職。光遠大怨望，陰以寶貨奉契丹，訴已爲晉疎斥，所養部曲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車騎連屬數十里。出帝卽位，拜太師，封壽王。時晉馬少，括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爲亂，出帝遣使者賜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遂反。淄州刺史翟進宗不屈殺之。光遠召契丹入寇，陷

貝州博州刺史周儒叛應之時出帝與契丹相距澶魏之間
鄆州觀察判官竇儀曰今不以重兵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
丹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
兵萬人沿河而下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
等急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兵敗與晉決戰
咸城亦敗契丹北去出帝遣守貞東討光遠嬰城自守自夏
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呼曰皇帝悞光
遠耶其子承勳等勸光遠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
祭天池投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毋輕議也承
勳乃殺判官丘濤親將杜延壽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

罪承信承祚詣闕自歸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爲
侍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羣臣以爲不可乃勅李守
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延祚至其第光
遠方閱馬于廐延祚使都將謂之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
未有以籍手光遠曰何謂也曰須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
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降契丹使爾家爲天子我亦望以富
貴終身而反負心若此遂見殺以病卒聞德光滅晉責承勳
劫父鬻而食之以承信爲平盧節度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
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碑文賜承信使立碑于青州
天大雷電擊折之光遠病禿而妻又跛足人曰自古豈有禿

瘡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爲笑其召夷狄爲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三十餘年皆光遠爲之也承信入宋爲河中節度使刻勵爲政其卒也蒲民表乞祠之

杜重威朔州人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卽位封爲公主拜重威潞州節度使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於宗城重榮爲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先退者敗乃分兵爲三重威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大敗走還鎮州重威攻破之拜成德軍節度使重威悉取府庫及重榮家貲高祖知而不問出帝與契丹絕

好契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屬州城邑多被屠戮胡驅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未嘗出救重威居鎮州重斂其民戶口彫弊又懼契丹之至乃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能止拜鄴都留守開運三年契丹高牟翰詐以瀛州降以重威爲招討使重威至瀛州牟翰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強契丹寇鎮定重威趨中渡橋與虜夾滹沱河而軍偏將宋彥筠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敗清戰死轉運使李穀請以三脚木爲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以爲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樂城斷重威軍後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爲帝

重威信之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聽命重威
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柵外軍士喜躍以爲決
戰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震原野契丹賜重
威赭袍使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太傅契丹犯京師重威屯陳
橋士卒饑凍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隨而詬之重威
俛首不敢仰顧契丹據京師率城中錢帛以賞軍將相皆不
免重威當率萬緡乃訴於契丹曰臣以晉軍十萬先降乃獨
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鄴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以
妻石氏詣虜帳中爲別漢高祖立拜重威歸德軍節度使重
威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

同以詔書召之重威不聽命圍之百餘日漢兵數敗初契丹
留燕兵五百人在京師或告其將反高祖誅之繁臺其亾者
奔于鄴燕將張璉將兵二千在鄴聞燕兵見殺勸重威固守
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璉璉曰繁臺之誅燕兵何罪
重威食盡屑麴而食民多逾城出降重威乃遣判官王敏請
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拜檢校太師誅璉及重威將吏
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篤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大臣
誅之及其三子尸於市市人詬之支裂蹈踐斯須而盡
李守貞河陽人出帝卽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爲侍
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答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

貞破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顏悉取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
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顏麾下時出師破賊必有德音赦其餘
類桑維翰緩其制書捕者告顏匿守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
大怒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貞給以駝茶軍中大怒以帛
裹之爲人首梟於木間曰守貞首也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
光遠舊第守貞取旁第民舍大治之爲京師之甲出帝臨幸
燕錫優渥契丹入寇出帝幸澶州杜重威鎮魏州大臣言其
怨望守貞往來過魏重威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謂守貞曰
卿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矣守貞曰皆重威與臣者因
請與重威俱北於是重威爲招討使守貞爲都監晉兵素

不給敗茶
是矣

驕而守貞重威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秦圍一空草木皆
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
錢出入之費不下三十萬公私重困契丹寇鎮定守貞重威
軍于中渡遂俱降契丹契丹以守貞爲司徒契丹犯京師拜
守貞天平軍節度使漢高祖卽位守貞來朝拜河中節度使
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不自安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
易圖門下僧總倫以方術干守貞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
計反趙思綰反于京兆遣人以赭黃衣遣守貞守貞大喜以
爲天人皆應遂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白
文珂常思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雖守

貞爲秦王守貞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久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督攻之議者請先擊思綰景崇威未知所向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宜先擊守貞守貞敗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腹背受敵非計之得也威以爲然遂先擊守貞威初出兵過河陽時馮道罷相家居威見道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好蒲博以爲道譏之艷然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

將分爲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兵爭之兵常敗逾年城中兵少食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期日督兵四面急攻破之初守貞問總倫濟否總倫曰王當有天下然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事濟矣守貞以爲然嘗會將吏大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拜賀守貞益自負及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死

張彥澤突厥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與晉高祖連姻拜彰義軍節度使常怒其子數笞之子逃至齊州州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命掌書記張式上章請殺

史綱 卷一百一十二
之式止彥澤不肯爲章彥澤怒引弓射之式走而免式爲彥澤所厚左右嫉之因迫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持揮使李興追之戒曰式不來當取其頭來式至邠州節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聞詔留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期必得式且曰若不得張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爲右武衛大將軍周奏彥澤所爲不法二十六條并述涇人殘敝之狀式父鐸詣闕訴寃諫議大夫鄭受益刑部郎中李濤疏論彥澤枉殺之罪不省濤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嘗許以不死濤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

高祖怒起去濤隨入諫高祖乃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皆授以官蠲涇州民稅役一年下詔罪已彥澤止降爵而已出帝時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數立戰功拜彰國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爲虜所圍軍中無水又天大風契丹順風奮擊諸將請待風回乃戰藥元福曰軍中饑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爲虜矣敵人以我不能逆風而戰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卽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追至衛村又大敗之契丹遯去開運三年杜重威爲招討使彥澤爲馬軍都排陣使敗契丹于秦州斬首二千級重威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知所之而彥澤適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西

趨鎮州、彥澤爲前鋒、至中渡橋、已爲虜所據、彥澤力戰爭橋、燒其半、虜小却、乃夾河而寨、十二月、重威降契丹、彥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闕、遣彥澤與傅住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銜枚夜渡、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宮中火發、出帝以劍擁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小吏薛超所持、彥澤傳德光與皇太后書、乃滅火、大內都點檢康福全登樓覘賊、彥澤孚而下之、諸門皆啟、彥澤頓兵明德樓前、遣傅住兒入傳契丹主宣語、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召彥澤、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彥澤笑而不答、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宮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彥澤

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崧、崧曰、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李濤見彥澤投死、彥澤笑而釋之、彥澤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出入騎從、常數百人、迫遷出帝、輦內庫輸之私第、縱軍士大掠京師、邏者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視之、出三手指、軍士卽驅出、斷其腰領、皇子延煦、母夫人丁氏有色、彥澤求於太后、太后未與、卽劫取之、與閤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德光至京師、

聞彥澤劫掠怒鎖之高勳訴於德光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彥澤當誅否百官皆請不赦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勳監斬之彥澤所殺士大夫子孫皆哭詈以杖扑之彥澤行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勳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抉其髓齶其肉而食之

趙思綰魏州人爲永興趙贊牙將漢高祖建號贊召蜀兵爲援未至入朝京師留思綰於永興高祖遣王景崇至永興迎回鶻陰以西事屬之景崇至贊已入朝而所召蜀兵據子午谷景崇使思綰率兵擊走之然以非已兵懼其有二心欲黥其面以自隨而難言之乃微風其旨思綰請先黥以率衆景

崇遂與俱西高祖遣使者召思綰時鳳翔侯益入朝思綰從益東歸謂其下常彥卿曰趙公已入人手吾屬至并死矣奈何彥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至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飲于郊亭思綰兵館于城東思綰前曰將士家屬皆居城中願入城挈家屬益信之思綰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思綰奪其佩劍斬之并斬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以叛高祖遣郭從義討之經年莫能下王景崇亦據鳳翔叛與思綰送欵於李守貞隱帝遣郭威督諸將兵攻守貞等圍守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豕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

釘磔未足
償罪

思綰計窮募人爲地道將走蜀判官程讓能曰公於國家無嫌但懼死而爲此爾今用兵三方勞敝經年誠能翻然效順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城待死而已思綰然之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詔拜思綰鎮國軍留後思綰遲留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綰思綰將奔蜀從義知之因入城趣之上道思綰來謁擒之思綰問監者曰用何刑曰立釘思綰厲聲曰爲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醜刑幸少假之父子俱斬於市慕容彥超吐谷渾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彥超黑色胡髯號閻崑崙唐晉之間歷磁單棧濮四州刺史坐受賕

鬼使之

同母異父弟

當死漢高祖論救得減死流房州漢祖起太原彥超逃歸拜鎮寧軍節度使杜重威反于魏高祖以高行周爲都部署討之以彥超爲副彥超與行周謀議不協行周用兵持重彥超欲速戰行周不許行周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賊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他變由是親征彥超數凌辱行周行周見宰相涕泣自訴高祖遣人慰勞行周召彥超責之遣詣行周謝過時重威守堅諸將皆知未可圖獨彥超言可攻高祖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萬餘人及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爲天雄軍節度使徙彥超鎮秦寧隱帝殺史弘肇等遣人之魏殺周太祖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

史綱 卷二百一十二
師使者至，充彥超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謂隱帝曰：「北兵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陴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也。」隱帝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降於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善衛帝，彥超大言曰：「北兵何能爲？當於陣上喝使歸營。」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破賊，明日隱帝復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堯州，隱帝遇弒于北郊。周太祖立，彥超不自安，數有貢獻。太祖報以玉帶，賜詔書安慰之，呼彥超爲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魚崇諒往慰之。彥超益疑懼，劉旻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

絳太祖遣王峻拒之，彥超亦謀反，遣押衙鄭麟求入朝。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彥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作高行周書以進，皆斥指太祖過失。若欲共反者，太祖驗其印文，僞以書示行周。彥超使人南結李昇，昇出兵攻汴陽，爲周所敗。而劉旻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遣侍衛步軍指揮使曹英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以禮義得之，可以長世。公一代豪傑，若相時而動，可保富貴以終身。李河中安襄陽，杜鎮州近歲之龜鑑也。彥超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見圍，大括民貲犒軍，前陝州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扑，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爲未盡。」

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少，願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度廝掘，搜索無所得。彥超遣鄭麟持刃迫之，弘魯惶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弘魯及周度於獄，笞殺弘魯夫婦。而斬周度，鎮星犯角亢，兗州當焉。彥超率將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日率一至，使民家立黃幡以禳之。彥超多智詐，好聚斂，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偽銀以質。主吏久之乃覺，彥超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物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勝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已而得質偽銀者，寘之淡室，使教人爲之，以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其被圍也，勉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悉以賜汝軍士，相謂曰：此鐵胎爾，何所用哉！明年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婦投井死，其子繼勳出奔，被擒，遂滅其族。詔贈闡弘魯左驍衛大將軍，崔周度秘書監。

